出发即抵达

索南才让

《在峡谷》这部书集的第二小辑,是原上草先生的戏剧文学作品,由《电话的功能》《菜棚的故事》《假爸爸真爸爸》《招聘》《公费方便》《意外》《二楞相亲》等7个篇目组成。戏剧,应该说是所有文学形式中与诗歌一样久远的文学源头。百度百科解释:“戏剧的起源有多种假说,比较主流的看法有二,一为原始宗教的巫术仪式,比如上古中文,‘巫’‘舞’‘武’三字同源,可能是对一种乞求战斗胜利的巫术活动的合称,即戏剧的原始形态。另一为劳动或庆祝丰收时的即兴歌舞表演,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古希腊戏剧,它被认为是起源于酒神祭祀。”由此可见,戏剧是和人类同时发展起来的,称之为文学之母也不为过。

除去早些年我在文学启蒙阶段阅读的古希腊戏剧,以及之后着迷过一段时间的莎士比亚戏剧之外,我阅读更多的还是当代戏剧,而且就在这两年。我先读了《单读》出品的《当代剧作选——今天全部停止》,里面收录了欧洲四位剧作家的戏剧。剧本简介中提道:新世纪以来,新一代青年剧作家们带着全新的问题意识,尝试革新戏剧文本写作的结构形式、语言风格、人物特性,以此来刺激舞台艺术的更新。在创作中探究的议题却紧紧围绕着全球性的普遍困境,情感需求之间的对冲以及相互改变,个人成长与性别认同过程中难以摆脱的外部精神……

这四部巨作,的确如上所述,具有不俗的革新力量。好读、先锋、激烈、撕扯。这是几个剧作家基本上都有意无意表现出来的一种品质。在当下,尤其是贴近现实主义、现实社会激烈的变动中,戏剧家们寻求突变,他们的先锋性体现得更加明显、更加直接,同时也更加有力量。

接着,读了西班牙剧作家费德里科·加西亚·洛尔迦的《不可能的戏剧:洛尔迦先锋戏剧三种》,但我对这个剧作家并不十分陌生,因为在读这三部剧作前,我已阅读过他更具代表性的,或者可以称之为成名作的“乡村三部曲”。我喜欢这位作家的诗歌,他著名的诗集《船在海上,马在山中》一度是我案头常读书籍。然而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戏剧,尤其是《血的婚礼》,那是一种阅读之后产生巨大空虚的震撼,十分了不起。

近日阅读原上草先生的这几篇短戏剧,联想到“乡村三部曲”,倒不是戏剧内部有多少相似之处,而是在阅读的体验上有着相似的气息。但美中不足的是,原上草先生的戏剧太短了,几乎都在我坐直了身体阅读时,已然剧终。我当然明白这里有当时创作时的考量与选择,但依然感到遗憾,很想看到一部三幕剧或四幕剧、五幕剧的长作品。

原上草先生几十年的阅历和地域生活气息构成了他的创作风格,无论是诗歌、小说,还是戏剧及评论,均有个人的印迹彰显其中。换言之,是现实的力量在其中。

我再次翻开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挪威作家、剧作家约恩·福瑟的剧作,和原上草先生的这几篇戏剧参照着读。约恩·福瑟的戏剧和小说,分界线是模糊、不确定的。他的小说三部曲,你也依然可以当成剧作来读,而他的《有人将至:约恩·福瑟戏剧选》也可以放在小说的范畴当中。而原上草先生的几篇戏剧和第一辑的短篇小说(更精准地说,是精短小说),也有这样的特质。但这不是说小说和戏剧可以混为一谈,在所谓的模糊中却有着清晰的一个中心点,小说有小说的核心精神,戏剧有戏剧的核心理念,像一对长相相似的兄弟,具有迷惑性。但是在好的读者那里,两者之间的贯通会有新的形象,也让阅读具有微妙而繁复的体验。

原上草先生的这几篇戏剧和小说,直接展现在当下鲜活的生活之上。从乡村到机关,从办公室到田间,从老旧的破屋到小镇。这是原上草先生在他坚实的生活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滴精华,一片高原上的叶子,一条高原上的羊毛织出来的缰绳,有着赋予生命中那难以言说一切的声音的特质。他是诗人,诗意澎湃,每个结实、平常、低调的句子背后,有着和约恩·福瑟一样的品格和美学:极简主义、重复与节奏感等鲜明的特点。也具有恒定主题,那就是凝视人类最基本的困境,最真实的人性。

而在风格当中,它又体现了强烈而直接的特点:出发即抵达。开场即结束。这是现代性,是当下的时代特性,如此真实地反映在作家的笔下。

众所周知,精短小说也好,精短戏剧也罢,都难写,在一两页篇幅中,出现人物、故事,出现情节、主题、发展、高潮、结束,通通要在一个微雕型的世界中快速完成。这就是开始即结局,出发即抵达。做不好,将成一页废纸;做得好,也不会大放异彩。但写精短作品应该是来自作家内心的渴求吧,那应该是一种抵达世界的某种命运点的渴望,渴望通过一个极短的开始、发展、演变、结束的过程,来抵达这种神奇的命运点。

富康姆妈

欣　慰

富康姆妈,是我住在兰香里时的老邻居。富康是她家独养儿子,左邻右舍都叫伊“富康姆妈”。伊过世多年,老邻居聚会时,仍会念叨这位热心人。

富康姆妈育有一子二女。老大富康于上世纪60年代考入上海航空工业学校,毕业后就是造大飞机的,这让弄堂里的男小囡们很是羡慕。邻居们也把富康作为“别人家的孩子”来开导小囡:“侬好好读书,以后也要像富康一样有出息!”

几年后,富康毕业了,真的像天上飞机一样远走高飞了,飞到西北某厂担任技术员。伊在保密单位,伊寄回家的信封上也不能落款,据说归空军直管。如此这般神秘又让弄堂里的男小囡们肃然起敬:富康阿哥呱呱叫!

富康姆妈还有两个女儿,一个去了宁波务农,一个则在郊区上班,伊和老伴多少有点冷清。听到我一口一个“富康姆妈”,伊眉开眼笑:“侬叫得我真开心,我跟侬姆妈都是宁波鄞县人,算得上乡里乡亲的呢。”伊家五斗橱玻璃台面下,还留存着我三岁时拍的照片,直到我中学毕业还看到这张照片压在玻璃台板下,辰光一长揭不下来了,这照片就一直留在富康姆妈心头了。

1976年我中学毕业了,被安排到某机械厂技校就读,每学期有一半辰光进车间实习,我学的是机修钳工,整天与榔头锉刀打交道。实在是弄勿懂,为啥一碰到龙年就会持续高温几十天?那年盛夏,上海滩又像是跌进了重庆火锅,日日夜夜像是在“汰桑拿”,日脚很难熬。

盛夏电力供应活脱脱是“小朋友白相跷跷板——两头摆勿平”——各大医院用电必须保障,毕竟是人命关天;炼钢厂、炼油厂必须日夜供电,一旦断电后果不堪设想。供电公司也是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只能下发一纸“调电”通知,责令那些规模不大的小厂家白天停工、晚上加班,让出电力来“削峰填谷”,确保重点单位用电。当时,我在机修车间实习,也就跟着师傅们一同“调电”上夜班。

每天早晨下班时,正是烈日当空,回到家里如同从河浜里捞起来一般,大伏天的三层阁闷热得赛过蒸笼,根本无法补觉休息。这一幕被隔壁邻居富康姆妈看在眼里,伊心疼得不得了。于是,伊就在自家底楼客堂间搭起一张帆布行军床,把我叫了过去:“侬夜班做出后,瞓不安稳要生毛病额,侬就瞓到阿拉屋里,底楼还有穿堂风,可以舒舒服服瞓一觉!”伊一口浙东鄞县乡音,好比在疼爱自家小囡。富康姆妈的老公是一位话语不多的红帮裁缝,但老裁缝也在一旁帮腔,竭力劝说我就在伊拉屋里休息,说是“不搭界”的。老夫妻特地拧开电风扇,倒了一大杯凉白开,还点燃一盘驱蚊香,关照我快点休息……就这样,我在隔壁邻居家一连瞓了半个月,下午醒来后还能吃上刚刚剖开的“8424”,这西瓜汁甜得我至今难忘,比“8424”更甜美的是睦邻深情,让我领悟着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道理。

迄今已是四个龙年过去了,今年仍是热得出奇,不由得回想起丙辰龙年的“调电”往事,想起我曾经连续瞓在邻居家的客堂间里,想起了那位热心肠的富康姆妈,我不由得热泪盈眶……

人勤水清(摄影)　张希侬

一碗薄荷茶

俞惠锋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。柴米油盐酱醋茶,开门七件事中茶居末。

在我幼年的模糊记忆中,茶只分滇红和薄荷。滇红是父亲喝的,用他杯身刻有“先进生产者”字样的搪瓷茶缸。薄荷,属于祖母和母亲。

那时的农村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宅前屋后种些薄荷。薄荷好活,每年几场春雨过后就会蓬勃成一片盎然。随便采两片鲜叶,在碗砂壶里冲上满满一壶凉白开,就会漾出一股浓浓的清凉。

四十年多前的农村,乡下都是熟人社会,小孩子都是散养的。男孩子聚在一起可以玩纸片、打玻璃弹珠。女生踢毽子、跳橡皮筋、跳房子。农忙时候,下午两三点是午休时间,这时,各家的小孩都会很自觉地停了游戏,去给在田里干活的大人送水。母亲午后下地前就泡好薄荷茶。到了辰光,我就会小心地把茶壶装进竹篮,倒扣两只干净的蓝边大碗,再用一块蓝印花布盖上,一手牵着妹妹,一手提着篮子,穿过窄窄的田埂送到自家的田头。盛夏的田间,妇女们都是身穿自己纺织的蓝格子土布衬衫,头顶凉帽,裤脚管卷到膝盖以上,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。秧田里没有标识,都是一样的平整水潭。农民是不会认错自己田块的,倒是小孩子经常会找错妈妈。直到被叫的婶婶转过头回应“我不是你妈妈”,恍然有种“小蝌蚪找妈妈”的错觉。

对农妇们而言,水稻田就是比赛场,手起秧落,随着两条腿依次迈步后退,一行四棵或者六棵秧苗整整齐齐地分布开来。一般四棵一行的,左右各一棵,两条腿中间的垄上插两棵。六棵一行的,便是左中右各两棵。秧苗是用上一年筛干净的稻柴捆扎的,一般都是母亲一早天还没亮就去秧板田拔好后,父亲用扁担簸箕把它们挑过来,按照经验,每隔几米扔在水田里。要能让祖母和母亲她们插完一把接着就能精准地续上下一把秧苗,怎样扔、扔哪里,不用尺量,只凭经验和目测投放,这是一个考验老农民的技术活。水稻田都是敞开的,谁家媳妇勤快,哪个当家人能干,一目了然。

每当大人挥汗如雨时,有些调皮的小孩子或是好心,或是好奇心使然,总能给忙得不可开交的大人再添上点乱。我就是想要帮忙,于是也卷起裤管,踏进水田里,去抓最近的一把秧苗。结果事与愿违,不知深浅的我一个趔趄就摔倒在田里。忙没帮上,倒弄得来身上全是泥浆水。当我的腿从深陷的田里拔出来的时候,一条蚂蟥居然吸附在我的小腿肚上恣意吸血。祖母一把拽住尚留在外面的半截尾巴,把整条蚂蟥扯出来,一时惊魂未定的我浑身冒冷汗。祖母怕我吓傻了,接过茶壶,咕咚咕咚接上一大碗薄荷茶喝完,赶紧让我和妹妹回家待着。自那以后,我再也没怎么下过田。至今还清楚记得,识字不多的祖母在田埂边跟我打趣,“着力读书,争取书包翻身(考上大学),不然以后这几亩田还是留着你回来种”。

如今,祖母已经离世20多年,但每年夏天,当我摘下一片薄荷叶放在我的玻璃瓶中,任它随着冲下去的凉白开翻腾起伏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她,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。虽然我已年近半百,但依然能看见那个七八岁的黄毛丫头还在那里。我在她远远的注视里,没有迷路。她回头见我孤单一人,站在童年。

“51号兵站”里的长兴岛人

郭树清

“51号兵站”,人称新四军抗日长江第一哨。在秘密潜伏的斗争中,长兴岛也有三位英雄参与。

1943年,刚满14岁的李海波投身军营,成为“51号兵站”的一员,当地下交通员,负责送情报以及为根据地运送物资等。有几次执行任务停留在长兴岛,离家只有几步之遥,却为了严守组织秘密而不入家门。他凭借机智勇敢,一次次有惊无险地在敌人眼皮下,躲过搜查,将情报和物资送到目的地。1944年,周安清经李海波介绍,也来到“51号兵站”,他利用干过药材店工作的经历,熟悉药品的进货渠道、人脉以及当地环境等便利条件,避开敌人封锁线,帮助新四军采办药材、运送军需物资。

汤二郎,人称汤二伯,是做水产品生意的老板,在旧上海杨浦八埭头有专用码头和渔行,在长兴岛鸭窝沙新开港有个天然冰厂,还有一条专门运送鲜鱼、来往于长兴岛至八埭头渔行之间的二桅杆木帆船,船名叫“老黑龙”。当“51号兵站”运送物资遇到困难时,汤二郎毫不犹豫且不计报酬地将“老黑龙”交给“51号兵站”使用近三年。他将物资巧妙地放在船舱底部,上面盖上鱼虾冰块作掩饰。将大件物品放入舱底,用大粪装满船打掩护。

“51号兵站”里长兴岛人的故事代代相传,那颗赤诚之心永远传承。

“琥珀”纪事

吴丽娟

晨光在羽叶间流淌,那些被鞋跟碾碎的时光里,我竟从未抬眼细看单位门前那两株默默挺立的油罗树。直到那个清晨,五岁的女儿用稚嫩的指尖拨开了我对于这两棵树的好奇。

事情是这样的,本已经习惯上幼儿园的女儿,突然又不愿上幼儿园了。她一个劲儿地哭闹,我只能用“缓兵之计”,带她沿着街边“寻宝”——观察植物和落叶,想等她情绪稳定了再带她去幼儿园。

路边的草丛里,一颗带着褶皱的橙黄色“琥珀”吸引了她的注意。她用肥白稚嫩的小手,拨开黄叶,将它轻轻地捡起来。捡到“宝石”的那一刻,那张还挂着上一刻哭闹时流下泪珠的小脸,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仔细观察,“琥珀”的四周,都是些近球形的小果实,有的是单颗落地,还有的是带着长长的小树枝一起落下来的。

那天早上,我们在树下找到很多橙黄半透明状的小“琥珀”,装了五分之一的帆布袋。通过手机App识别出我们捡到的植物果实是无患子,是油罗树结的果子;又借助互联网知道无患子既可以清热、祛痰、消积,还能制成洗手液等清洗用品。

于是,我让女儿去幼儿园,等放学时,我和她一起把这些可爱的“宝石”制作成可以吹泡泡的洗手液。放学回到家,我们将无患子一颗颗洗净,盛到一个椭圆形的木盘子上,放在阳台晾干。第二天一早,孩子又第一时间去阳台看她的宝贝。当看到那些她亲手探寻到的小果子,一颗颗在阳光下闪耀着属于它们自己的独特光芒时,她的脸上满是憧憬,眼睛亮亮的。周末,她又邀请比自己大七岁的哥哥一起剥无患子。兄妹俩在柔暖的冬阳底下互相协作,哥哥用剪刀把果肉剪开一道裂痕,妹妹用小手专注地将果肉和果核分离,黑色的无患子核叮叮咚咚地被放进旁边的盘子里。

之后,我们把果肉放进小铁锅子里熬煮,随着水温的升高,一团团白色细腻的泡泡在锅里起伏。哥哥把煮好的带着天然净菌素的液体倒到纱布上过滤,等到液体冷却,再带着妹妹将褐色的液体倒进可以挤压的透明小瓶子里。虽然自制的无患子洗手液对比商店买来的洗手液泡沫没有那么多,气味还带着一点点酸涩,但孩子们每次洗手,首选的还是前者。

之后的岁月里,我时常凝视办公室窗外那两棵油罗树,看它们落叶落果,发出新叶,开出一串串细碎的花朵,之后落得满地金黄,结出小小的绿果,又渐渐变大,变成黄色的“琥珀”。在四季轮转中,它们的生长像极了某些秘而不宣的仪式。

第二年九月,当阳光在果实表面镀上蝉翼般的金箔时,女儿带着她的小伙伴们来到了大树底下。她领着他们捡起那些晶莹的“琥珀”,将果肉撕开放到一个小杯子里,再在里面放上清水。当孩子们用吸管吹起一串串白色的泡泡时,油罗树的四周都萦绕着欢悦的笑声。

透过孩子吹出的透明球体,再看向油罗树羽状复叶时,“无忧无患”的祝福也从我的心底生发,投射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。原来,真正的启示不一定在典籍深处,也藏在五岁孩童的瞳孔里。原本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引领孩子探索世界,如今才发现,是我的孩子在不经意间教会我重新认识这个世界。

或许,我们应当时常蹲下来,让视线与孩童齐平。唯有这个高度,才能更好地看清那些被“无视”多年、习以为常的事物。那一颗颗落入生命里的“琥珀”原本就在,它们是植物与我们开启生命对话的一种方式,也是时间的喃喃絮语,是生命给予我适时的馈赠。

七夕会

养育